



【浅酌流年】

迟暮光阴复若何

□冯连伟

记得刚过五十岁的时候,周围的人们问起我的年龄,那时似乎是自嘲地说:“老了,两鬓已经斑白,已经是奔六的人了。”

其实,当时心里是很不服气的。我离60岁还早呢,你看我的精力还是那么旺盛,我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响亮,我处理问题的思路既有年轻人的激情,又有成年人的稳重,我还可以干更多更有成就的事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似乎在一夜间,我就老了。老了最直接的标志就是我的“疆域”就是我的小家。我曾经忙到几天不能回家,而现在我可以在小家里一年365天大门不出,也不会有多少人关心;我曾经因为接电话而连续忙上一两个小时,而现在的手机一天两天甚至几天都没有一个外人拨打……

早上起来,我端着一杯过夜的凉茶,看看窗外绿了又黄的树叶,听着叫声时高时低的鸟鸣,向远处看看滨河大道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飞驰而过……窗外的世界一如过往,变化了的只是我一个人而已。

“艳阳时节又蹉跎,迟暮光阴复若何?”白居易这样感叹;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也说:“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”

早春时节,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。放眼望去,路两侧的庄稼地里是绿油油的麦苗。我知道,再过几个月,它们就会用自己从秋种、冬眠、春醒,再到夏收的时光磨炼,回馈主人以热气腾腾的馍馍、油饼、面条、水饺;我也知道,馍馍、面条、水饺的背后,是耕耘的汗水和劳碌的辛苦。

一进村,就是乡亲们的菜园地。我在这里遇上了本门的大婶子。她已是96岁的年龄,曾经的乌发早已变成了银丝,脸上的皱纹似乎是过往岁月的叠加,手上的皮肤如同地头泥土的颜色。大婶子和我娘是同年同月生人,又前后相距3天成为我爹和我叔的媳妇。我娘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,而大婶子历经我的两个堂哥中年去世,擦干眼泪仍坚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大婶子握着我的手舍不得松开,我问大婶子到这里干什么,大婶子指着一块菜园说:“这是我的菜园地,一年到头我都吃我自己种的菜。”

与大婶子的相遇让我有颇多的感慨,96岁的老人,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,经历了太多的酸甜苦辣,但她没有向磨难低头,仍然忙碌在那一小片菜园地里,自给自足。每年的几个大节日我都去看望大婶子,她生活的那两间旧瓦屋和那窄窄的小院,做饭的灶台和饭桌上的餐食,都让我心酸。但大婶子笑对一切,她说:“和你小时候相比,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,天天是过年啊!只要活着,

我就要过好每一天。”

回到老宅,院子一角还是爹当年的小推车。我走到小推车前,用手摸一摸已经被风雨侵蚀了几十年的木头车把。我想起爹60岁的时候,赶上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,于是父亲从生产队的牛倌变成了摆水果摊的小贩,这辆手推车成为父亲推起全家幸福生活的工具。我的眼前浮现出爹那推着小推车的身影,一年四季,早上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,爹已经开始忙碌起来,小推车和小推车上的四个果筐,构成了他每天心中的依靠。那些年,我上大学的生活费、零花钱,一直到我结婚时家里资助我的几百元钱,都是爹用小推车推出来的,都是爹摆水果摊摆出来的。我的儿子两岁多的时候,爹因病躺在床上,望着院里的小推车,对我说:“春天暖和了,不知我还能去摆水果摊吗?”

参加工作后,我把第一次领到的工资递到爹的手中,我想让忙碌了大半生的爹歇一歇。爹却把钱推给我,说:“你自己好好存起来,你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只要还能推得动,这个小车我就会一直推下去。”

爹终究还是倒下了,他是在水果摊上被我接去医院的。记得那天爹说:“我就是胸口有个堵头,吃饭时煎饼咽不下去,只要能吃饭,我还能继续推车。”

想想大婶子和爹的话,我的心中很是惭愧。和96岁衣食自足的大婶子比,和我当年60岁的爹比,甚至,和70岁时躺在床上爹的爹比,我能躺平吗?

走进堂屋,桌上摆放着爹和娘的遗像。娘的遗像是她过80岁生日时拍的,照片里的娘是那么慈祥,面带微笑,一副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状态。记得娘80岁的时候,还忙碌在村东的菜园地里,她说:“俺家孩子都喜欢吃我种的大白菜,俺孙女在国外还打电话说,想吃我包的白菜豆腐水饺。只要我能动,我就把大白菜种下去。”为此,我当时还给报纸写了篇“八十老娘爱劳动”的小文。看着照片里的娘,我想起她85岁生病离家去住院时的情形,她说:“让你二嫂记得上菜园地里浇水啊!”

娘在医院500天后再回到老宅时,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不能说话了。在娘咽下最后一口气前,我透过眼神看到了她的遗憾。如果能开口说话,娘一定会说:“我再也不能种大白菜给孩子们吃了。”

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人们常说生命是一场旅行,一路上,我们会听见花儿开的声音,会看见花儿绽放的样子,更会见证花落花谢的凄美。经过了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”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,走过了“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”的激情燃烧的青春年华。面对人生的黄昏时节,是不是可以坦然微笑:让每一天的时光充实丰富起来,向我们的父辈一样,活出一种信仰。

【生活笔记】

孩子的角度

□潘有刚

黄昏去校园跑步,几个小孩在草地上叽叽喳喳。原来他们泡了两碗特大号的泡面,有人贪心,汤加太多水却太烫,面洒在地上,泡面全请草地吃了。

草地不吃泡面,油葱味很浓。天色渐黑,校园里人越来越少了,孩子们讨论的声音,越来越大:“反正没人知道我们是谁”,“卖泡面的阿伯会知道”,“赶快走就没事啦”。

“可是明天这里会很臭。”有个小女生说。

她说的我懂:那是良心问题。良心会让这些孩子不安好多天的;而且这是他们读书的地方,把学校弄脏弄臭,明天还是会看见,每看见一次,就不安一次。

我边做暖身操,边听他们讨论。多数的人都想赶快溜,却又因为良心问题,让他们留在那里发愣。这是标准的两难困境,如何解决?

我跑了几圈后,一个球队小女生练完球了,走过来,二话不说,伸手就把面捞进碗里,带去校园的垃圾筒。

不怕手脏,立刻动手把问题处理掉。或者不怕麻烦,去办公室找留校老师借扫把,也能把事办妥。最怕什么都不做,跑掉了,却躲不掉内心的不安,往后走过那里,就会见到自己留下的祸事。真佩服那小女生,不知道这种临危不乱与干净利落的办事能力,是怎么教出来的?

隔天上课,问我们班的孩子:“如果你们把泡面打翻在操场,你会怎么办?”

用手拣起来丢掉的一位;找扫把或树叶捡起来的若干。

大多数的孩子都说:“把它捡起来吃掉呀。”我说:“那不卫生,有细菌。”

小朋友告诉我:“吃上面的呀,上面没有沾到细菌,干吗浪费。”另一个小朋友有比较文明的方式:“拿去水龙头洗一洗。”

“那不就变成凉面了?”我说。他很正经地告诉我:“老师,再拿去用热水泡一次,就消毒了嘛!”大部分的小孩都点点头:“泡面很贵!”

我用大人的角度看问题,只想到孩子的教养问题。却忘了,他们只是孩子。孩子看事情的角度跟大人是不同的。听听他们的回答,提醒自己,童年其实不远,就在心境转换与一念之间罢了。

【她山拾光录】

母亲的春天很忙

□钱永广

挖野菜,是母亲每年春天的序幕。春风一来,大地回暖,蛰伏的野菜种子,经过一阵春风和一场春雨后,就会小心翼翼地钻出头来。这个时候,母亲早已按捺不住,提着小刀,挎着篮子,去挖野菜。

春天里的野菜种类很多,母亲挖的最多的是荠菜。小时候,没少吃母亲做的荠菜馅汤圆。母亲牌汤圆不仅风味独特,而且带有春天的味道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在母亲挖的野菜中,野小蒜是我最喜欢的。野小蒜的根在地里扎得很深,也很结实。挖小蒜,一定要用小刀深挖根部,这样才能保证连根挖起。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野小蒜蒸鸡蛋,不仅清香扑鼻,而且鲜嫩爽口,咬一口,欲罢不能。

母亲挖回家的野菜还有野茼蒿、车前草、灰灰菜等,或炒、或煮、或蒸,每年,我们都是跟着母亲的野菜佳肴感受春天的脚步。

除了挖野菜,春天里,母亲最忙的地方,就是家门口的菜园子。

此时,僵硬的泥土像是睡醒的婴儿,变得温软潮湿起来。母亲要翻土了,她把铁锹扛上肩,手里拿着装菜种的布袋,走向菜园。打开菜园子的篱笆门后,一锹下去,竟翻出了泥里的蚯蚓。

母亲挖土的姿势,总是半驼着背,像极了一个虔诚的布道者。翻好泥土,又挖出无数个坑洞。这时,母亲放下铁锹,左手拿着布袋,右手朝坑洞里丢上几粒种子。母亲说,种子的快乐,就是回到土里,重新孕育一场生命。那种快乐,就像母亲丢种子的神情,满含希冀。

不用几天,菜芽就会争先恐后从土里冒出来,水绿水绿的。母亲像是画家,土地就是调色板,铁锹就是她的画笔。春天里,家门口的菜园子,生机盎然,鸟语花香,菜园子成了母亲最得意的作品。

春天里,母亲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,就是去镇上购鸡苗。

刚出壳的鸡苗,既脆弱又娇嫩,冷了热了都不行,很难养活。不放心的母亲,哪怕半夜里也要起床,弓着身子,去摸摸鸡棚的温度,然后再给小鸡喂水喂食。母亲照顾鸡苗,就像照看自己的孩子那样无微不至。

阳光明亮,鸡苗啄着从地底钻出来的虫子,茁壮成长。我每一次回家,母亲朝我后备厢里装的鸡蛋,都是春天母亲从镇上购买鸡苗,精心养大后所下。

春天里的母亲很忙。每天天不亮,挖野菜,去菜地浇水,给鸡喂食……母亲的手里不是拿着镰刀,就是拿着铁锹,她每天都要忙到脚不沾地。

一年又一年,母亲的春天很忙。母亲用勤劳的双手,为一家人编织了美好生活,让我们享受着春天的繁花似锦和幸福甜蜜。